

## 又是一年元宵节

赵曙梅



元宵节的彩灯和烟花,曾经和我的童年灿烂相约。那绚丽的色彩,闪烁在记忆里,韵味悠远绵长。

正月十五下午,暮色渐浓。远近村里的男女老少呼朋唤友,从四面八方涌向城里。隔着人海远远望去,就见前面长长的灯棚,流光溢彩。街有多长,棚就有多长;街有多宽,棚就有多宽。灯棚底下,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灯笼。

那时候,农村没有通电。刚刚五岁的我第一次进城,从来没有见过电灯。看着一盏盏亮闪闪的灯笼,我好奇地问父亲:“这些灯的灯油在哪?灯捻在哪?怎么这么亮?”父亲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脑袋说:“这是电灯,不需要灯油,只需要电。电闸一合,灯就亮。”我神秘地看着那些高高悬挂的灯笼,感觉是那样神奇。那绚烂的光彩,第一次点亮了我对外面世界的无限憧憬。

前面人头攒动,身后车声辚辚。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坐着牛车,骑着骡子,也来热热闹闹拱灯棚,祈求明年好运,祛病消灾。

灯棚左右两边,全是兜售各种杂耍、零食的小摊。鲜红的冰糖葫芦一串串插在草棒上,令人垂涎欲滴。吹糖人的小摊前,挤满了看热闹的小朋友,刚刚吹出来的孙悟空,手握金箍棒,脚踩祥云,好似只要轻轻吹口气,就能腾云驾雾,降妖除魔。

前面熊熊燃烧的煤炉子上,支起一口大铁锅,沸腾的清水里面,一层白

光光、圆溜溜的小丸子翻滚着,个个精巧可爱。我问父亲:“这是什么?”父亲说:“这是元宵。正月十五元宵节,就是要吃元宵。”父亲说完,掏出一毛钱买了五个元宵。

五个小巧光滑的元宵在碗里,一股热气迎面扑来。不等父亲一声“小心烫”说出口,我已经用勺子舀了一勺,迫不及待一口咬下去,元宵里面的馅儿流出来,烫了舌头。我舍不得吐掉,张开嘴,在寒冷的风中连连哈气。那甜甜的、黏黏的感觉,伴随着我的童年,萦绕在舌尖。

顺着人流来到运动场。运动场

晚上要放烟火,此刻已是人山人海。父亲一弯腰把我抱起来,架在他的肩膀上。运动场正中间,高高地竖起一根二十多米的木杆,鞭炮烟花连成线,串成链,挂在木杆上,一直拖到地面。从烟花的最下面点燃,烟花带着一声声尖利的呼啸,离弦的箭一般,冲上九霄,绽放出细细碎碎的焰火,闪闪发光,像满天星星飞溅而下。伴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五彩缤纷的烟花在夜空盛开,如梨花带雨,似桃花灼灼。我骑在父亲的肩膀上高高仰起头,每一片花瓣,每一根花蕊,仿佛都清晰可见,触手可及。一朵朵烟花开在头顶,如梦似幻。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时光渐行渐远。元宵节带着岁月的苦乐悲喜,装点了我童年的回忆。那一盏盏灯笼、一朵朵烟花,点亮了我的梦。

小时候的年味,是期盼已久的新衣服,是绚烂多彩的烟花,是油滋滋的肉,也是甜丝丝的糕圈圈。

我是一名八零后,记忆中,小时候的年味是那么的淳朴、浓厚,小时候对于“年”的到来很期盼。记忆中的大年,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人们的生活虽然不像现在这样物质丰富,家人总是把最好的食物留在过大年吃。过年期间,不仅每天能吃到肉食,邻里间也会相互交换做好的年货。我喜欢吃卤猪蹄,趁着出锅热乎的时候,全家人美美地饱腹一餐,妈妈会把剩余的储存到凉房,等有客人来的时候再吃。过年少不了磨面、压粉条,刚出锅的粉条拌着醋和胡麻油吃,也是儿时的美味。炸锅里总是能产出各种人间美味,豆腐丸子、麻花、油糕、酥鸡、肉丸……记忆中这些过年吃食都需要出动一家子人才能完成,在家人忙碌中,感受满满的年味。

过年那天,爸爸会开一瓶只有过年才能喝到的香槟,我们小孩子只能浅尝一口,甜丝丝、透心凉,那是甜甜的年味儿。作为一个爱美的女孩子,大年初一是我最期待的日子,因为可以穿新衣服,我会和小伙伴们比谁的新衣服漂亮。新年的太阳升起,照亮了北方黄土高原上一

处农家院子,院子里有个小女孩神气地穿着崭新的衣服,那个小女孩就是我,我就这么沉醉在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肉,酥鸡、炸鱼里,沉醉在只有过年才能穿到的新衣服里。

千禧年后,家乡经济飞速发展,家家户户都在脱贫致富,奔向了小康生活,肉、酥鸡、炸鱼也不再是只能出现在过年的饭桌上,平时想吃随时都能吃到,新衣服也不是只能过年才能买了,可年味又去了哪里呢?我的年味,是回到老家看望慈祥的奶奶,吃一顿姥姥做的饭菜;我家的年味出现在团圆的大饭桌上,在外求学、工作的亲戚都会出现在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年味是感情的交流和加深,年味是融化在亲情友情和爱情幸福洋溢的脸上,年味是吃饱穿暖飞跃到精神层面的享受。

再后来,过年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节日了,可以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顿团圆饭,也可以是全家人来趟海南之行,还可以是亲戚朋友间的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无论过年形式怎么变化,在每一个准格尔人心中都有一份浓浓的情怀,那就是过年一定要和家人在一起,团圆圆圆、和和美美,就像当年小品里的一句台词: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 年味

文/刘思敏  
图/侯桂林

在我国,蛇文化源远流长,从图腾崇拜到民间习俗、从神话传说到艺术演绎,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络与情感寄托。记者采访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一同探寻蛇文化的历史底蕴和独特魅力。

## 蛇的起源与图腾崇拜

蛇,在十二生肖中位列第六,地支属巳,它承载着智慧、灵活、再生等丰富的文化意蕴。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表示,蛇在民间素有“小龙”之称,曾被视为龙的近亲或化身。东汉王充《论衡·讲瑞篇》曰:“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蛇是特别的意象,虽然有一定的攻击性,但它可以消除鼠害,为人造福。

十二生肖依照十二种动物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确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杨曜明谈到,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为“巳时”,此时朦胧的雾气已渐渐消散,天空艳阳高照,蛇类会出穴觅食,最为活跃,故称“巳蛇”。

作为一种古老且分布广泛的生物,蛇因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强大的生命力,逐渐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杨曜明表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伏羲和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被认为是人类的始祖。远古时期,人们对蛇主要怀有敬畏心理。于是,很多部落统治者以“斩蛇”“操蛇”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并将其变为一个宗教性的神秘仪式。后来,人们逐渐由恐惧、敬畏蛇发展为将蛇作为图腾加以崇拜。从石器时代的蛇形陶器、蛇形陶塑像等文物可以看出,在龙这一神兽没有完全演化定型前,蛇被古代先民视为崇拜的对象。

## 考古中形态各异的蛇

考古发现的蛇形象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来探寻蛇文化的演变过程,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古代先民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信仰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白垩纪时期,最早的蛇类开始出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介绍,在距今约6000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宝剑山、无名山、大湾等贝丘遗址中,出土的蛇类骨骼是近年来最为典型的蛇骨遗址发现。谈及蛇骨考古遗址相对较少的原因,袁靖认为,蛇身上的骨骼,最小的仅有几毫米,在遗迹中不易被发现。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应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水洗筛选工作,从而为客观认识古人与蛇的关系提供实物资料。

从考古研究来看,蛇形象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当时的陶器、玉器等文物上,已

经出现了形态各异的蛇图案。据袁靖介绍,目前所知比较清晰的蛇形纹样最早出现在陕西省神木市石峁遗址。河南省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多件装饰有蛇形纹样的陶器,如一件陶片标本上有一头双身的蛇形纹样。青铜器中也不乏蛇的造型,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蛇采用分段铸造的方法制成,待各段铸成后,通过铆孔将其连接成一条完整的蛇。目前,出土文物中发现最多蛇的当属云南滇文化中的器物,黄金做成的“滇王之印”钮部铸成蛇形,尤其引人注目。此外,在不少地方的考古遗址中也都发现了含有不同形态的蛇元素的器物。

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蛇从一种令人生畏的动物慢慢变成了守护神。杨曜明表示,早在殷商时期,古人就把星空分作二十八星宿,而二十八星宿又分为东、南、西、北四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分别代表了守护四方的神灵。汉代出土的四神瓦当,代表北方的玄武形象瓦当就是龟蛇合体。

## 蛇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

考古中的蛇形象通常形态古朴,线条简洁,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和文化信仰元素;而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蛇形象则更多融入了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表达,更加生动、具体,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施爱东表示,《山海经》中展示了“玄蛇”“烛阴”等神秘的蛇类形象。《诗经》里梦见蛇被视为吉兆,寓意即将生育女儿。从唐人小说《李黄》到现代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美女蛇的故事流传了上千年。家喻户晓的《白蛇传》故事中的白蛇代表着成熟稳重,美貌大方,是蛇神的高级形态;青蛇代表着生气勃勃、斗志昂扬,正处于不断成熟和上升的过程。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蛇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反映了人们对蛇文化的多样理解和表达。

一些与蛇相关的民俗传递着人们对生活富足和自然和谐的祈愿。萧放告诉记者,在汉代百戏里,已经有“弄蛇”的节目。随着时代发展,弄蛇在多数地区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但在福建漳浦,每年正月游蛇灯、七月七日蛇王庙弄蛇玩蛇,依旧是当地盛大的传统民俗之一。山东人在大年节里以面粉捏成蛇的形状,放在谷仓里,称为“圣虫”,以祈丰年。在山西面塑、剪纸中,常常有蛇盘兔的主题,俗云:“蛇盘兔,必定富。”

蛇的文化符号发展见证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相信在传承与创新中,蛇文化将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 猜灯谜记忆

李前唤



又是一年元宵节,又是万民猜谜时。猜灯谜,自古以来就是元宵节的一种传统活动方式。在我很小的时候,村上有座颇有规模的庙宇,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人们就自发地在庙上组织转灯游会和猜灯谜活动。

这猜灯谜活动首先是由两位有文化的老先生用毛笔在彩色纸上写出各种灯谜、谜面,写好后贴在花花绿绿的灯笼上让人们猜。如果猜对了,一是说明你一年将会走好运,二是可以得到一份奖赏,如饼子、麻花、馒头之类。

现在想起来,当年那些灯谜的内容我还记得许多,比如:形容农家美食豆子糕的谜面有:“破谜来,猜谜来,一口咬出红头来”;形容煮饺子的谜面有:“朝南上来一群鹅,扑噜扑噜跳了河”;形容秋风刮着谷穗摇摆的谜面有:“朝南上来一群娃,低头弯腰哭他的妈妈”;形容烧香的谜面有:“朝南上来个老汉,头上顶的个火蛋蛋,跌下来成了几瓣瓣”;形容春天燕子垒窝的谜面有:“朝南上来个小木匠,斧子斧子没拿上,盖的个房房稳当”;形容大蒜的谜面有:“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手,衣服就扯破”;形容西瓜的谜面有:“看个是绿的,吃个是红的,吐出来是黑的”;形容农人做饭用的擦子的谜面有:“一个老汉挨墙睡,虱子爬的一脊背”;形容吃饭用的筷子的谜面有:“一对媳妇儿等齐,脸油辣水吃不肥”;形容算盘的谜面有:“四面四堵墙,圈猪(珠)不圈羊”;形容夜空星星的谜面有:“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钉银钉,钉上银钉亮晶晶”;形容夏季下雨的谜面有:“千条线,万条线,落在水里看不见”;形容雪的谜面有:“说像糖哇它不甜,说像盐哇又不咸,冬天有时白一片,夏天谁也看不见”;形容人耳朵的谜面有:“左一片右一片,隔壁山头不见面”;“隔山隔水不隔音,无冤无仇也无

恨,就是谁也和谁见不成”;形容人眼睛的谜面有:“上边毛,下边毛,当中夹的颗黑葡萄”;“两座房子一样宽,大门常开关,房里能容大世界,难容沙子一点点”;形容人牙齿的谜面有:“小时候只几个,老了以后没几个,最多三十二,你猜是什么”;形容人体手臂的谜面有:“十个娃娃分两班,能填海来能移山”;形容人体头部的谜面有:“一个圪墩,七个窟窿”;“一个罐罐七个眼,五个深来两个浅”;形容人舌头的谜面有:“不圆也不方,藏在口中央,各种饭和菜,总是它先尝”;形容人们锄地的谜面有:“对正几匹马和骡,只见吃草不见蹄”;形容农民播种用的耧的谜面有:“老汉的长的脑袋,眼里头进东西,脚后跟磨出来”;形容过去老式犁的犁儿的谜面有:“圆圆的,板板的,四条腿腿短短的”;形容闪电的谜面有:“一根铁杆,探过南山,打塌龙王庙,震塌五台山”“一道银光一条线,划过长空似利剑,霎时跑了千万里,眨眼功夫又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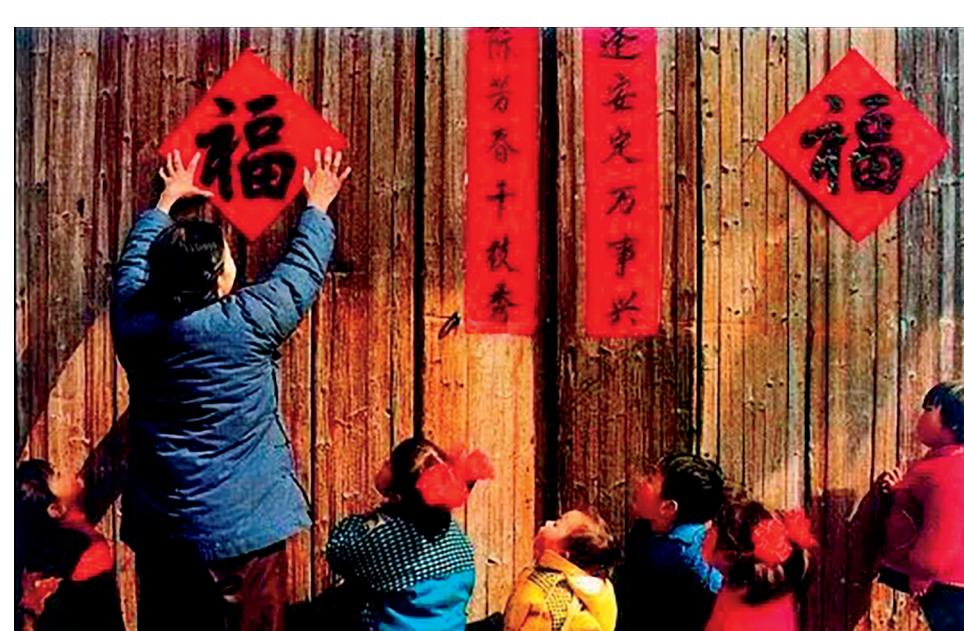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收音机的出现和普及,紧接着有关收音机的谜面也出来不少,比如:“四四方方一座城,城里住的好多人,有说有笑有声音,就是不见人影”;“一间小木房,没门光有窗,只要拧耳朵,又说又笑把歌唱”。

还有很多很多……需要说明的是,灯谜主要是暗示事物或文字等供人猜测的隐语,也可引申为蕴含奥秘的事物。灯谜源自中国古代民间,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而成。它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和总结出来的知识,是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创造的文化产物,是我国历朝历代元宵节活动的主要项目之一。

近年来,随着家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日益繁荣,每年的元宵节活动搞得热火朝天,猜灯谜这项传统活动也成了元宵节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 旧年的暖 岁月的光

周厚东



记忆无法抹去,每当春节的脚步临近,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到童年的年味。在农村,虽贫穷却不乏温情,过年的种种场景,一幕一幕,满眼的炊烟与亲情。

那时的春节,没有如今琳琅满目的年货,也没有绚丽多彩的烟花,可年味却浓得化不开。进入腊月,整个村子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唤醒,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每当此时,父母都会忙着打扫房屋,总想把一年的灰尘与晦气统统扫出门外。那时候我家没有水泥地,也没有地砖,只有凸凹不平的泥土地,灰尘天天有,除除尘年做,在洒水扫地的忙碌中,清灰的味道也增添了年的味道。墙壁贴上旧报纸,报纸上再贴几张从街上请回的年画。家庭条件好的有中堂,一般的有供桌,我家只有土坯砌的土台子。这并不影响过年的气氛,孩子们则跟在父母后面,兴奋地跑来跑去,偶尔帮忙递个抹布,更多时候是在一旁嬉笑玩闹,感受着过年的氛围。

杀年猪是村里过年的一件大事。我家也是年年有猪杀。偶尔养肥了一头年猪,那可能是过年最值得期待的事情。杀猪前一晚,父亲会请村里屠夫来家里吃顿饭。说是屠夫,其实也不是职业杀猪的,只是他家有几件屠具,人长得也比较粗壮,平时我们见了就叫他二舅,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二舅”从何叫来。不过,二舅的到来,会让孩子们兴奋得一夜睡不着。

第二天还没亮,父亲就招呼着邻里乡亲前来帮忙。几个壮小伙把猪从猪圈里赶来,一番折腾后,猪被制服在地。只见二舅手起刀落,随着一声沉闷的叫声,年猪的生命就此画上句号。随后便是煮猪毛、剔骨、分割猪肉……整个过程热闹非凡。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围在一旁,大人们则一边帮忙,一边聊着家常,孩子们好奇而期待地张望着,只见二舅那亮刀一闪,大手一扬,一声:“接着喽”,一个巴掌大的肉坨坨便飞到孩子的眼前,“啊……

哈”,几双小手同时张扬在空中,接着的高兴地狂奔,没接着的也跟着狂奔,最后在一片笑声里玩着经过他们搓揉,吹气而成的既明亮又弹性十足的“气球”。中午,父亲会留下所有人在家里吃猪杂碎,空气中弥漫着烟气火气与人情味。

杀完年猪,女人们便开始忙着做各种年货。每到腊月二十九晚上,母亲就会炸丸子、炸油条、炸五花肉……低矮的土坯厨房里,飘出阵阵香气。孩子们守在灶台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里翻滚的美食,不时伸出小手,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捏起一个丸子塞进嘴里,烫得龇牙咧嘴,却又满脸满足。那简单的食物,承载着我们童年最纯粹的快乐。此时母亲是不管我们的,只是轻声地提醒:少点吃,妈妈还有个拜年客哦。我们也知道,今晚之后,这些美食与我们无缘了,它们都会被母亲收藏起来,精打细算地计划着有哪些客人可能要来了。

年夜饭是一家人最温馨的时刻。桌上摆满了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美食,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孩子们会急急地吵着要吃。父母也是说:“吃吧,吃吧,今天是过年,都多吃点!”饭菜并不丰盛,但孩子们知道这是最好的一顿饭,这就是朝思暮想的过年啊!要知道,一到腊月,特别是小年一过,我们是掰着指头数到过年的啊!年夜饭,父亲总是要喝点酒的。有时候年饭吃到半分,“二舅”也会来,村里老吴头也会来,父亲总是热情地邀他们一起喝酒,年夜饭会吃得很长,很长。

饭后,我们会围在父母身边守岁。一堆柴火,明灭灭,左眼烟云,右眼火焰。我们没有压岁钱,每年都是听母亲讲她年轻时的故事,什么五七杠跟随父亲参加“民主补课”,五八年大炼钢铁,五九年“砍大锅”吃食堂。说她怎么用一只鹅救活父亲和哥哥,怎么利用在食堂打饭的便利偷偷带点米水救活姥姥和舅舅……虽是满满的心酸,却也透着母亲满满的骄傲,也总让我们感到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很多啊!然后,在烟明灭中满心欢喜地期待着新的一年。

七八十年代老家农村的过年生活,虽贫穷却充满了快乐与温情。那些简单而质朴的习俗,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邻里情谊的珍视。如今,时光流转,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份浓浓的年味和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却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成为心中最温暖的一抹光。